



舌本生華，妙在含蓄 ——袁中道批點《舌華錄》話語研究

鄭幸雅

南華大學文學系副教授

摘要

袁中道於萬曆四十四年（1616）接受郝公琰之邀約，為曹臣《舌華錄》進行評點，提出個人對作者之意的體會、以及對文本的詮解，同時也為曹臣《舌華錄》的出版增值。本文以曹臣（1583-1647）《舌華錄》為研究對象，探求袁中道與曹臣《舌華錄》的審美交往，與歷來諸多評點家對世說體審美規範的認同與差異。論述的途徑依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話語的雙重結構分二途進行：其一是陳述性的話語，在語義分析層面上，就袁中道的批點話語所具有的資訊、內容加以表述與傳達，呈示文本與批點話語的現存狀態，亦傳達言說者主體真誠性的意向表達。其二是以言行事的話語，此一層面話語是從話語的合語法性向他者能理解性的轉換。研究發現：袁中道批點話語以「妙」為起效的節點，實現話語交往，達成共識、導向認同的目標，對曹臣《舌華錄》的審美規範進行補充和修正，標舉「妙在含蓄」為世說體語言普遍有效性的審美規範和共識。

關鍵字：袁中道、評點、《舌華錄》、話語、交往理論



She Ben Sheng Hua, Miao Zai Han Xu
——**A Study on Discourse in Yuan Zhongdao's**
Marginalia of She Hua Lu

Hsing-Ya Cheng*

Abstract

In the 44th Year of Wanli reign (1616), Yuan Zhongdao accepted the invitation of Hao Gongyan to comment on Cao Chen's She Hua Lu, proposing his own perception of the author and the pers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 as well as adding extra value of the publication of Cao Chen's She Hua Lu.

This article, taking She Hua Lu written by Cao Chen (1583-1647) as the research topic, explores the aesthetic communication between Yuan Zhongdao and Cao Chen's She Hua Lu and the ident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aesthetic norms of so many commentators on Shishuo styles in the past as well.

Basing on the dual structure of the Jurgen Habermas's discourse, the approach discussed in this research is conducted in two ways: One is the declarative discourse, expressing and conveying the information and contents of Yuan Zhongdao's discourse on Marginalia on the aspect of semantic analysis to present the true nature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Nan-Hua University.



of the text and the discourse, and as well as the expression of the speaker's intention to convey the sincerity of the subject matter itself. The other is the discourse of words conducted with deeds in nature, which is the transformation in this aspect from the syntactic nature of the discourse to the comprehensible nature of others.

This study finds that Yuan Zhongdao's discourse, taking "Miao" as the crux of the issue, achieves the goal of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reaches the common consensus and leads to the identification orientation to make supplements and revisions on the aesthetic norms of Cao Chen's She Hua Lu, and to manifest " Miao Zai Han Xu " as the universal standards of the aesthetic norms and consensus of the Shishuo styles from then on.

Keywords: Yuan Zhongdao, Marginalia, She Hua Lu,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Theory



一、前言

《舌華錄》是曹臣（1583-1647）於萬曆四十三年（1615）所編撰的世說體作品¹，《舌華錄》書名所取乃佛經舌本蓮花之意²。其編撰之旨乃是以吾人之心華開眾心華，如醍醐灌頂，將智慧輸于人，得以療人身心之疾，得脫塵世煩惱³。是書單單取法《世說新語·語言》類之語為品目對象，書中之題材取漢魏至明面談之妙語，不取筆札往來之言，揀擇雋言妙語而成篇，全書計九卷十八門，其類目首慧語，終於悽語。各門之下無細目，亦無標題，但有圈點與眉批。各門之下有引語發題，為吳苑（鹿長）所參定，書中之眉批則是袁中道（1579-1624）的品評，計有批語 410 條。

袁中道於萬曆四十四年（1616）接受郝公琰之邀約，為曹臣《舌華錄》進行評點，提出個人對作者意之體會、以及對文本的詮解，同時也為曹臣《舌華錄》增值。批點文字是一個對話性的存在，它包含著對文本的提問和應答。批點話語將文本的意義與特定的語境相關聯，隨著批點者（主體）的轉變，文本的意義可以在不同構成的話語語境中得以具體的顯化。本文以「袁中道批點《舌華錄》的話語」為研究課題，關注袁中道與曹臣《舌華錄》的審美交往，試圖

¹ 《世說》以志人為主，獨特的編撰體例和記述方式，形成一種有別於其他筆記小說的結構方式，在文體學與美學上具有獨特的表徵。歷朝習仿之作眾多，形成一個特殊的作品族群，這些族群統稱為「世說體」作品。寧稼雨：《世說新語與中古文化》，〈十一“世說體”及其文化蘊含〉。（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11，一版），頁 284-304。

² 曹臣：《舌華錄》，明萬曆末年原刊本（條文較完備，但部份批語有些漫漶），國家圖書館善本。本文所用版本以此為主，再佐以日本舊鈔本（批語雖明晰，但抄漏者有之，正文亦有所缺漏，訛字更是所在多有），國家圖書館善本。

³ 潘之恒（約 1536—1621）：〈序〉，見曹臣：《舌華錄》（明萬曆末年原刊本，國家圖書館善本）卷首。以下所引《舌華錄》之文，皆從此出，為免冗蕪之累，僅於引文末標注卷數、類目、頁碼。



通過批文與正文的對話，探索性靈派的袁中道如何詮釋與理解《舌華錄》？袁氏的批點話語，與歷來諸多評點家對世說體的審美規範，有何認同與差異？

《舌華錄》雖為明代世說體的上乘之作，但因目前所見與其生平相關之文獻不多，至於所編撰之《舌華錄》在文學史上受到的關注亦少，致使曹臣及其《舌華錄》的面目模糊，未為後世學者所留意。現階段關於曹臣及其《舌華錄》的相關研究有四：最早是陸林「《舌華錄》作者和版本考述」，陸林考定曹臣之籍貫、字號、家世及其作品，並於文中指出《舌華錄》之版本有三，但未對日本舊鈔本的版本進行考述⁴。雖然陸氏一文對曹臣生平及其《舌華錄》版本之研究，取得豐碩的成果，做出有力的貢獻，但並未引起廣大學者的青睞。日後雖有李靈年、齊慧源與王麗等人對曹臣《舌華錄》的關注，但研究的成果相當有限，大多承繼陸林之說，僅在創作藝術上作了簡略的論述⁵。

本文以「袁中道批點《舌華錄》的話語」為研究課題，試圖採取哈伯（貝）馬斯（Jurgen Habermas，1929 出生）交往的話語理論，通過語用學的視閥，求索批點者與編撰者間規範調節的活動，如何滿足一種審美普遍化的行動要求，以成就袁中道的批點話語與曹臣《舌華錄》的相互理解與共識。哈伯馬斯以行為理論為基礎⁶，發展出陳述性的和以言行事雙重結構的話語理論，這兩個層面相互之間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但它們不能單獨存在，話語的陳述性內容必須通

⁴ 陸林：〈《舌華錄》作者和版本考述〉，《明清小說研究》3（1999），頁 165-173。

⁵ 李靈年：〈世說體小說的上乘之作—讀《舌華錄》和《明語林》〉，《明清小說研究》2（1996），頁 177-183。

李靈年·陸林：〈晚明曹臣與清言小品《舌華錄》〉，《中國典籍與文化》36（2001），頁 80-85。
齊慧源·王麗：〈曹臣《舌華錄》創作藝術簡論〉，《徐州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7：2（2012.3），頁 75-78。

⁶ 傅永軍：〈交往行為的意義及其解釋〉，《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64：2（2011.3），頁 61-68。



過以言行事的方式才能得以固定⁷。本文論述依哈伯馬斯話語的雙重結構分二途進行：其一是陳述性的話語，在語義分析層面上，就袁中道的批點話語所具有的資訊、內容加以表述與傳達，呈示文本與批點話語的現存狀態，亦傳達言說者主體真誠性的意向表達。其二是以言行事的話語，此一層面話語是從話語的合語法性，向他者能理解性的轉換。以言行事的話語，主要釐析袁中道批點話語，以「妙」為起效的節點，所構成的商談話語，如何進行規範調節行動，以實現話語交往，達成共識、導向認同的目標，對曹臣《舌華錄》的審美規範進行補充和修正，也為讀者的接受留下空白點。

二、陳述性的話語

曹臣《舌華錄》的編撰，廣收漢魏至明，談家之慧語，文士之巧言，凡能言善辯，善於辭令者，依從筆記隨手摘錄的方式，隨機地將各朝之名語雋語間雜錯置於十八個類目之下，以資品題評賞。依據《舌華錄》編輯凡例與吳苑參定的類目小引可知，《舌華錄》並非採取以才性或德性為單一的分門準則，而是

⁷ 哈伯馬斯 (Jurgen Habermas) 交往的話語理論，主要參考：

高宣揚：《哈伯馬斯論》(臺北市：遠流出版社，1991)

芬利森 (Finlayson, James Gordon) · 邵志軍譯：《哈伯馬斯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2016)

劉哈：〈哈貝馬斯基于交往的話語理論及其規範問題〉，《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 (2010)，頁 62-68。

程明社：〈哈貝馬斯交往理論的涵義及其當代價值〉，《榆林學院學報》20:3(2010.5)，頁 14-16。

種海峰：〈論哈貝馬斯的語言觀〉，《學術論壇》2 (2006)，頁 24-28。

傅永軍：〈批判的社會知識何以可能？——伽達默爾—哈貝馬斯詮釋學論爭與批判理論基礎的重建〉，《文史哲》1 (2006)，頁 136-144。

湯禮銀·朱松峰：〈論哈貝馬斯的“實踐話語”理論〉，《學科流派》，頁 47-53。

曹衛東：〈哈貝馬斯：認同與差異〉，2019.6.20 檢索 <http://chenboda.pixnet.net/blog/post/257031191-%E5%93%88%E8%B2%9D%E9%A6%AC%E6%96%AF%EF%BC%9A%E8%AA%8D%E5%90%8C%E8%88%87%E5%B7%AE%E7%95%B0>



以品賞倉促口談之舌華為核心意旨⁸。是書十八個門類分別由三個群組結構而成：一是依才德的高下而別，依序為慧語、名語、豪語、狂語、傲語、澆語等六門；二是依言語的韻致而列，此中冷、清、韻、俊、憤、悽等六門各具風致，並無高下之分；三是依話鋒的微顯而別，諧語與謔語；諷語與譏語，以語之有致與話鋒之微顯為類目區辨律則，辯語、穎語皆為具機鋒之言，辯語者，涕唾之戰場，辯士直來橫往，審問明辨以明格近道。穎則收納未能錄入其他五者，又深具穎悟之語。

袁中道於萬曆四十四年（1616）病中為曹臣《舌華錄》所進行的批點，一如序文所言「展轉參別眾芳異相，天地一花耳！隱士取其幽，佳人取其艷，名客取清，膏兒取富，華本一也，而異之者有十由，異者自天耶？自人也？」⁹。眾芳雖異相，花開花落則無別，同觀一花的千百人，就有千百種感受，一個文本，有一百個讀者，就有一百個哈姆雷特。批點話語是一種對話批評，不以提供一個確定不變的意義解釋為目的。作為讀者的袁中道，依循吳苑的發題、《舌華錄》的正文，進行對話。於各方組成的話語語境，提出個人對作者意之體會、以及對文本的詮解。袁中道批點《舌華錄》的話語，在語義學分析層面上所具有的資訊、內容，主要關乎類目歸屬、文本語言、人物品藻以及讀者意識等四者。

首先，在類目的名實和性質方面，世說體分門部類的體例，不論是編撰者或評點者，對於類目詞語的認識，皆因主體文化背景、知識觀念的不同，在進入闡釋時，必然帶有闡釋的主觀性¹⁰。類目的名實和性質辨正，成為評點世說

⁸ 曹臣：《舌華錄》，〈舌華錄凡例〉卷首。

⁹ 袁中道：〈舌華錄序〉，曹臣：《舌華錄》，卷首。

¹⁰ 鄭幸雅：〈召喚經典—何良俊《語林》對《世說新語》體裁的因創〉，《文學新鑰》10（2009.12），頁120-123。



體常備的項目¹¹。歷來批點世說體者，對條文的類目歸屬有異議者，於批語中直指正文歸類不當。如劉辰翁（1232-1297）批點《世說新語》對門類區辨不清者，直言「也是語言，不當入政事」（卷上，〈政事第三〉，「嵇康被誅後」，P98）¹²。至於王戎七歲，與諸小兒遊，言道邊之李為苦李一事，劉辰翁批語為「當入夙惠」；王世懋（1536-1588）直接質疑道：「此自是〈夙惠〉，何關〈雅量〉？」（卷中，〈雅量第六〉，「王戎七歲」，P208）。「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條，李卓吾評云：「言語已非〈方正〉」，劉辰翁批語為「似狎爾，非〈方正〉也。」（卷中，〈方正第五〉，P182）

曹臣編撰《舌華錄》採取《世說新語》分門部類的體例，其類目的歸屬，因個人順手拈錄的方式，分門部類不如《世說》嚴明界分。吳苑〈諧語第七〉的序文有云：「語之次序，…直以有致無致，順手拈錄之耳！若此之諧與謔，與後之諷與譏，此二種乃是大同小異，為次第安排，不得不有先後。」（卷 3，諧語第七，P14B）吳苑指出《舌華錄》取語以語言是否有意趣為衡量，順手拈錄的編撰，對類目歸屬的標辨，有其曖昧不明之處。袁中道對《舌華錄》名實和性質辨正，採取商議的態度，為讀者留下空間。袁中道批點類目的話語狀況有二：第一是讚嘆與認同正文歸類得當，如：「司馬公與子瞻論茶墨俱香，云：茶與墨，二者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袁中道讚嘆正文中兩人對茶墨認知之的論，合於名語，無法磨去，確為可銘刻於心的至言，直評為「以此入〈名語〉妙甚。」（卷 1，〈名語第二〉，P20A）

¹¹ 鄭幸雅：〈論劉辰翁評點《世說新語》的文化意蘊〉，收錄於殷善培主編《文學視域》，（臺北：學生書局，2009.03），頁 540-541。

¹² 劉義慶撰·劉孝標注·劉強會註輯校：《世說新語會評》（江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12，一版一刷），頁 26。以下所引《世說新語》之文，皆從此出。為免冗蕪之累，僅於文末標註卷數、門類、頁數。



讚嘆曹臣《舌華錄》分門部類的體例得當。另如「人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條，正文中所言雖為財位，稍有酸腐之意，但官本臭腐，財本糞土仍是中道之語，合於慧語之實，所以小修評曰「微有腐意，終是慧語」（卷1，慧語第一，P6B）「徐孺子年九歲」條，評曰「若以此入辯語則無佳致矣！」（卷1，慧語第一，P4A）。袁中道的批語，由假若的側面說法，點出「徐孺子」條歸入〈慧語〉得〈慧語〉門類之要，彰現曹臣正文之歸類，自得類目的佳致。

第二是對於類目歸屬與曹臣有差異者，提出商議。袁中道批點《舌華錄》的類目歸屬，在他人（曹臣與吳苑）的視域中進行著一種自我的表達行為。出於主體的認識，中道對類目歸屬的理解，與曹臣有所不同，根據交往內容的差異，提出可理解的視角。其例如：

孔稚圭風韻清疏，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鳴蛙。稚圭曰：以此當兩部鼓吹。

評曰：似韻（卷5，清語第九，P2B）

崔趙公嘗謂徑山曰：「弟子出家得不？」徑山曰：「出家是大丈夫事，豈將相所能為？」

評曰：非澆（卷9，澆語第十七，P6A）

陸士龍、荀鳴鶴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所。茂先令接語，以並有大才，可勿常談。陸抗聲曰：「雲間陸士龍。」荀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天，睹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曰：「本謂雲龍駢駢，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彎強，是以發遲。」張撫掌大笑。

評曰：前狂後謔（卷4，謔語第八，P10B）



秦太虛為御史賈所彈，張文潛戲之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

評曰：可入謔（卷 3，諧語第七，P30A）

「孔稚圭」條，袁中道認為除却曹臣與吳苑所認為〈清語〉世務之外的風流，更為特出的是病美無定名的情韻，以為近似〈韻語〉，所以批點為「似韻」。崔趙公條，曹臣視徑山法欽禪師的回答為狂之甚，有所輕薄，故置於〈澆語〉之下；中道依其自家為佛教徒的理解，認同徑山法欽禪師對於出家一事的說法，故對此文的理解是徑山法欽禪師回答崔趙公的問題，並無輕薄之意，不應列入〈澆語〉，所以評為「非澆」。至於「陸士龍、荀鳴鶴二人未相識」一文，中道除了認同曹臣所理解陸荀二人後半對話的戲弄調笑，更因個人對狂者本就多所讚嘆，故於文中細緻地釐析出前半為狂者之言。「秦太虛」條，曹臣將之歸於〈諧語〉，中道認為戲弄調笑成分高，未若莊雅風趣之諧語，應該可以置放到〈謔語〉。

其次，就文本語言而論，袁批點《舌華錄》語言的狀況有三：其一是指明正文語言之妙，讚賞曹臣編撰《舌華錄》的手眼。其例如：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邪？」

母曰：「好尚不可為，其況惡乎？」

評曰：不必解，妙（卷 1，慧語，P14B）

梁武帝嘗以棗擲蘭陵蕭深，琛仍取栗擲帝，正中面。帝動色言：「汝那得如此，豈有說耶？」琛應聲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戰栗于陛下。」

評曰：妙甚（卷 8，穎語，P10A）

王守仁初封新建伯，入朝謝，戴冕服，有帛蔽耳，或戲曰：「先生耳冷耶？」

王曰：「是先生眼熱。」



評曰：慧在諧謔。(卷1，慧語，P10A)

上文「趙母嫁女」條，中道直言其文不必解即已至妙，讚賞曹臣編選文本之獨到。「梁武帝」一文，蕭琛利口舌機，其言如弩之有機，連珠彈射，投赤心、敢戰栗堪稱神對，既富有竟陵八友的情誼，又不失君臣之份。袁中道對《舌華錄》正文語言精妙又切中類目之旨者，多下「妙甚」、「妙極」、「妙絕」之批語，如「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評曰「妙甚」(卷7，譏語，P4B)、「張寧晚年無子」，評曰「妙極」(卷3，冷語，P7B)、「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評曰「妙絕」(卷9，澆語，P11B)。至於「王守仁初封新建伯」條，陽明不汲汲於富貴的「耳冷」，對上常人營求利祿功名的「眼熱」，不僅是絕對，更是了然中道之語。中道不但對曹臣獨具之眼目，大為讚賞，而且進一步指明此文，最為難得者是慧中帶有諧趣。

其二是對正文事態情節的指陳，袁中道批點《舌華錄》，不但讚賞語言之妙，又對正文中事佳勝者加以呈示。其例如：

儀真王維寧善詩賦，草書尤精絕。家資巨萬，性豪侈，嗜酒，每日宴客，續至者常增數席。人或勸其後計，王曰：「丈夫在世當用財，豈為財用。」及業盡，不能自存，猶好酒不已。人又勸其耕硯可以自給，曰：「吾學書豈為口耶？」一日，無酒不能耐，出步江上，見落日射水磷磷，大喜曰：「此中有佳處，龍宮見閣，或可樂吾也。」遂躍入死焉。

評曰：事語兩佳。(卷2，豪語，P2A)

桑民懌會試既畢，自喜必中，乃於卷後畫一站船，因擊桌曰：「此回定坐官船矣！」竟以違式貼出。

評曰：事佳。(卷2，狂語，P17A)



王儉嘗集有才之士，累物而麗之，謂之麗事，自此始也。諸客皆窮，惟廬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色花簾白團扇。意氣自得。秣陵王摛後至，操筆便成，事既煥美，詞復華麗。摛乃命左右抽簾掣扇，登車而去。檢笑曰：「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趨。」諸士大笑。

評曰：事勝於語。(卷 3，諧語，P15B)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道，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節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因便據胡床，與諸人詠謔。

評曰：事更韻。(卷 5，韻語，P10A)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稚恭家。」庾笑曰「諸孫大盛，有如此兒。」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

評曰：晉唐人多以父名為謔，亦大惡事。(卷 4，謔語，P15A)

上文儀真王維寧為具才之豪士，嗜酒好客不為稻粱謀，最後視身如草芥，慷慨投江，豪壯轉身離世。中道評其「事語兩佳」，充滿忻往之意。桑民懌志比霄漢，目中無人的狂舉，深深吸引中道的目光，中道不言「語狂」，而評為「事佳」。王儉條，評曰「事勝於語」(卷 3，諧語，P15B1)，此中對事涉文人風雅之行止與狂士之作為表示讚賞。庾太尉一文，曹臣將之歸為韻語，中道並無異議，只是文中之事態情節，較之庾公之言辭，更為有韻致。至於「庾園客詣孫監」一文，庾園客與孫齊莊一來一往的戲謔嘲笑，固然精彩；但言語中一再冒犯對方的家諱，甚且得意非常的說，我把對方父親的名字叫了兩次。袁中道評說，晉



唐人多以人家的父名作為戲謔嘲笑的話資，認為是一大惡事。中道批點《舌華錄》，依曹臣「取語不取事」的律則，對《舌華錄》正文之辭多所讚賞，亦表達個人對正文中「事」的關注。

其三是對語體的要求，袁中道對《舌華錄》語言的批點，除指明正文語言之妙、指陳正文事態和情節之佳勝者，彰著《舌華錄》的語言藝術外，對語言的結構與風格亦多所關注。曹臣編撰《舌華錄》是取口舌間倉促之談，其語多為對談或問答之結構，讀者閱讀大多留意談者或答者的言語，對於問者之言少有措意，中道批點《舌華錄》關注問者之語言，以及問與答妙合的美感。其例如：

謝太傅問諸子姪弟子：「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

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評曰：問者太難未必能白了。（卷1，慧語，P5A）

王儉為吏部尚書，有客姓譚求官，曰：「齊桓滅譚，那得有汝？」答曰：

「譚子奔莒，所以有僕。」

評曰：問亦佳。（卷8，穎語，P10A）

王元景嘗大醉，楊遵彥謂之曰：「何太低昂？」元景曰：「黍熟頭低，麥

熟頭昂，黍麥俱有，所以低昂矣。」

評曰：問亦好。酒人語自妙。（卷3，諧語，P16B）

謝太傅條，袁中道認為太傅謝安所問之事，甚為艱難。人間世事紛繁難知，還要使其佳善，真是個大難題。無怪乎只有聰穎的謝玄，答出芝蘭玉樹生於階庭的慧語。王儉為吏部尚書條，中道對譚客的穎語無多讚賞，反倒對王儉所問「齊



桓滅譚，那得有汝？」含藏諧冷的問語，大讚其佳。王元景條，楊遵彥對元景醉後踉蹌不穩的步履，「何太低昂？」一句問語，語脈與形象充滿美感。元景的回應文字，卓爾不群。不但切合黍麥成熟的自然狀態，以及個人飲下海量由黍與麥醱製成酒的實況，更以低昂巧妙回應問者的「低昂」，展現問與答的妙合。中道的批點，不但關注酒人語之妙，一批言「問亦好」，提點問者之言佳，表明個體對文本語言問與答之間妙合的審美。

曹臣編撰《舌華錄》是依仿《世說新語》的體裁，《世說新語》的風格雋永。袁中道批點《舌華錄》，在語體的要求上，依據《世說新語》雋永的風格，不但關注問答的語言結構，而且標舉含蓄蘊藉的語言風格，其批語道：

黃蘗祖師曰：「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念頭稍緩時，便宜莊誦一遍。

評曰：不佳。(卷 1，慧語，P9A)

李宗閔多賓客談笑，喜飲酒。暑月臨池，以荷為杯，滿酌酒，密繫持近口，以筋刺之而飲。不盡，再舉。既散，有人言昨飲大歡也。李曰：「今日之歡，明昨日之不歡，自今好惡一不得言。」

評曰：意佳語劣。(卷 5，韻語，P22A)

崔湜為吏部侍郎，掌詮，有選人引過分疏云：「某能翹關負米。」湜曰：「若壯何不兵部？」答曰：「過者皆云崔侍郎門，有力者即得。」

評曰：太露。(卷 7，譏語，P7A)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評曰：婉言可愛。(卷7，譏語，P3B)

楊奇為侍中，漢靈帝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于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

評曰：妙語(卷1，慧語，P13A)

上文黃蘗祖師的慧語，本是中道之言，經曹臣下書「念頭稍緩時，便宜莊誦一遍。」全文如規訓，失却言外意、弦外音的含藏蘊藉，中道下了「不佳」的批語。李宗閔條，為唐時文士宴飲之樂事，飲宴之歡意頗佳，但李宗閔所發之言淺白直露，無韻致，中道批為「意佳語劣」。崔湜與陸太尉二文同為譏語，譏者文士之刺顯，如一往一來，兩相角刃¹³。崔湜條的問答直截顯露，兩相角刃，往來了無餘地，袁中道評為「太露」。「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一文，原是《世說新語·政事第三》之文，曹臣將之置於《舌華錄·譏語第十三》中，北人王導與南人陸玩的往來，有所角力。陸玩對王導之回答，稱自己為民，臨時不知所言等皆是謙詞，接著又說「既後又覺其不可」，是表現居下不諂。袁中道認為陸抗之言含藏有致，所以下「婉言可愛」的批語。至於楊奇為侍中條，袁中道認為兩人之言，皆是合乎慧，亦具情致的妙語。楊奇面對荒淫靈帝的提問，他不正面回答二帝的高下優劣，而是取譬「虞舜比德唐堯」作適切的回答。曹臣將靈帝之言，刪去「死後必復致大鳥」¹⁴，剪除靈帝忿極之辭；文本取錄「卿強項，真楊震子孫。」增添靈帝雖不悅却真摯的情感。袁中道所下的批語為「妙語」，讚賞《舌華錄》的語體婉轉有致，追蹤《世說新語》簡約玄澹的風格。

袁中道對曹臣《舌華錄》的批點，標舉含蓄蘊藉的語言風格，表明言語雖

¹³ 曹臣：《舌華錄》，〈譏語第十三〉，序文，卷之七，頁1A-B。

¹⁴ 司馬光：《資治通鑑》二；漢紀23-52（31卷—60卷）



中道或意佳，若乏含藏機鋒的文采，以及雋永的藝術性，不能視為語言之佳構。另則，袁中道之批語亦關注俚俗之語體，例如「張端為河南司錄」，評曰「俚語」（卷 3，諧語，P21A）、「李東陽在京邸會試貢士」，評曰「俚」（卷 3，諧語，P30B）「開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評曰「俚俗市井語」（卷 3，諧語，P28A）曹臣〈舌華錄凡例〉有言：「語涉鄙俚，不甚佳者亦棄去」因其不合舌華本義¹⁵，對此，袁中道有所質疑。《舌華錄·諧語》當中不乏俚俗市井之語，仍具情致，中道於文中並未否定俚俗市井語的戲諧之趣，傳達個體對語言韻趣之創造，有所思量。

再次，是人物品藻方面，《舌華錄》是世說體，《世說新語》擅於描寫人物的神情、特性，本就帶有對人的風度品格的鑒賞。曹臣編撰《舌華錄》取語不取事，袁中道批點《舌華錄》，不僅語涉語言的雅俗、婉轉與直露、語言的機鋒、詼諧與戲謔，更關注到人物品藻。袁中道品藻《舌華錄》人物，所作的批點話語有三：一是對正文人物的讚賞與美譽，認同曹臣編撰《舌華錄》的手眼，其例如：「唐莊宗臨斬劉守光」條，文中守光臨死悲泣，哀祈不已的景狀，與其二妻從容就死的行為相對列，袁中道讚嘆守光二妻為「女丈夫」（卷 2，豪語，P6A）。或對「項王與漢高祖拒」事，直評曰「項王仁者」（卷 2，豪語，P8B），不以成敗論英雄。

二是對人物進行品鑒，指出文本人物個體文質的殊異，各顯其本色，未必要定高下。其例如：

馮具區同潘景升游嶽，潘指壁上惡書，攢眉曰：「山受苦如此。」馮曰：「既作此山，不應辭苦。」中一同行者問曰：「山苦耶？公苦耶？」公曰：

¹⁵ 曹臣：《舌華錄》，〈舌華錄凡例〉，頁首。



「吾苦耳。」

評曰：潘韻，馮慧，同行者無礙（卷1，慧語，P16B）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郊，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

評曰：二公俱有經濟，但大小乘耳，謝大王小。（卷8，辯語，P3B）

太倉令張策在雲龍門，與陽玠議理屈，謂玠曰：「卿本無德量，忽共叔寶同名。」玠抗聲曰：「爾既非英雄，敢與伯符連諱。」

評曰：「張陽豈下衛孫」（卷4，謔語，P4A）

文中馮具區條，中道認為潘景升為風流有韻之人，馮具區為知道之慧人，同行者為逍遙無執礙之人，三人文質各有本色。王右軍一文，王羲之指出當時文士於四郊多壘之際，耽溺於清言，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殊為不宜；謝安則提昇高度言亡國並非清言致患。據此，中道指出兩人皆有經濟治國之志，個體文質有所殊異，雖有大小乘之別，未必要定文質高下。太倉令張策條，張策與陽玠精彩的議理，袁中道認為，陽玠談理未必不如衛玠叔寶；張策英雄，未必不若孫策伯符。對兩人之才性加以肯定，並不盲目崇古。

三是對人物的關注，特為標舉狂者。袁中道少時即任俠使氣，豪放不羈，故對狂士、豪傑的生命特質深為讚賞。其文如：

王仲祖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謂劉曰：「卿更長進。」劉曰：「卿仰看耶？」

王問其故，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



評曰：「俱狂」（卷 2，狂語，P10B）

會稽徐渭，嘉靖間為胡梅林公幕客，甚被親遇。胡謂徐曰：「君文士，君無我不顯。」徐曰：「公英雄，公無我不傳。」又語公曰：「公惠我以一時，我答公以萬世。」徐渭真長者哉！

評曰：文士狂于英雄（卷 2，狂語，P17A）

王仲祖一文出於《世說新語·言語第二》，曹臣將之置於《舌華錄·狂語第四》。袁中道讚許曹臣編撰《舌華錄·狂語》手眼，以及〈狂語〉諸篇文本的精彩與洽切。王仲祖條，王劉二人之狂言佳妙，王濛俯視出言「卿更長進。」劉惔直言「卿仰看耶？」這俯視與仰看之間的言辭，一來一往的角力，俱為狂夫之言。尤其劉惔的「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生動刻畫劉惔志比霄漢之狂態。袁中道直言「俱狂」，由《舌華錄》載記之狂言，逕自讚嘆王劉二人是除一身之外，無足以當雙眸，目中無人的狂士。會稽徐渭條，胡宗憲是能臣英雄，徐渭是文士，兩人往來之言皆狂，徐渭發語惠一時與傳萬世之別，猖狂之態傳神，中道直言「文士狂于英雄」。袁中道對豪傑狂士有所偏好，批點《舌華錄》不時忘了批點其語言，反而著眼於人物，品藻人物之定位，對狂者之行止多所讚賞。此中對人物品藻的批點話語，帶有個體的主觀意識。

最後，在個體的讀者意識方面，文本是一個未完成的圖示系統，也是一個交流結構，具有不確定的藝術形象，讀者與文本於此進行對話與交流¹⁶。袁中道以自適意向參與《舌華錄》的圖示系統，不但張揚個體意識，創造生成《舌華錄》的意義，同時呈現晚明文化之縮影¹⁷。其例或如：「陳眉公曰人生莫如閒」，

¹⁶ 朱樂奇：〈沃爾夫岡·伊澤爾與文本的開放性〉（《外語與外語教學》，7，2004），頁 43。

¹⁷ 鄭幸雅：《晚明清言研究——醒世癡病，自覺自解》〈第三節清言的思想背景〉（臺北：文津出版社，2013.1），頁 68-82。



評曰「無如讀書飲酒，二者俱免」（卷 1，慧語，P10B），批語傳達能讀書飲酒的人生更勝清閒生活一籌。或如「曹娥秀京師名妓也」，袁中道評曰「千載下猶能消魂」（卷 4，謔語，P19A）表達個體對文人士夫能得一賦性聰慧，色藝俱全之名妓為紅粉知己，有無限之忻往。另如「蕭恭謂梁元帝」條，文中載記蕭恭言時人欲立言傳於千秋萬歲，苦思勞悴竟不成名，未若登山訪水作林下風月遊。中道則評曰「此未必當，各從其志」（卷 5，清語，P7A）「劉真長為丹陽尹」條，評曰「王亦過望，不必巢許」（卷 7，譏語，P19A）文中劉真長為政清整；許玄度好泉石，清風朗月，王羲之有經濟治國之志，鍾鼎山林人各有志。袁中道的批語張揚主體性靈，表達人生有不同的選擇，人生各如其性，各適其志。「閔文休狂放嗜酒，素不喜與道學場，人有強之者，則曰：『吟詩劣於講學，罵座惡於足恭，兩而揆之，寧為薄行狂夫，不作厚顏君子。』」中道深許閔文放所言「寧為薄行狂夫，不作厚顏君子」，故評曰：道學先生無地（卷 1，名語，P24A）袁中道批點《舌華錄》凡此皆展現袁中道一生好山水，追求閒適自在的人生旨趣。

袁中道批點《舌華錄》的陳述性話語，不作疏通文意和訓釋字詞，亦不關注正文文字是否謬誤與疏失。直截就讀者身份，將自身投射其中，以文學視角對《舌華錄》進行批點，與曹臣、吳苑進行審美交往，批點話語不論是類目的名實和性質、人物品藻、對語言結構與語體的要求、個體的讀者意識等，彰著《舌華錄》的藝術，肯定其為世說體的上乘之作。



三、以言行事的話語

曹臣《舌華錄》為世說體上乘之作，世說體的語言藝術，歷來為人所稱述¹⁸。評點者對世說體文字的批點，大多聚焦在敘事藝術、語言的品賞與讚嘆。由於曹臣編撰《舌華錄》「取語不取事」，袁中道對《舌華錄》的批點，不似先前評點者，以小說眼光進行審美活動，如劉辰翁（1232-1297）批點《世說新語》，特為標示小說人物的特質¹⁹；凌濛初（1580-1644）則關注正文間情節的關連與結構²⁰；李贄（1527-1602）揣摩故事情節，將自身投射其中，融入故事情節，進而評定是非²¹。袁中道採取文學的視角，批點《舌華錄》，批點的話語雖留意事相類無奇與事情是否有韻致，但敘事藝術不在他的批點視域。猶如王世懋（1536-1588）批點王世貞（1526-1590）所編撰的《世說新語補》，審辨劉孝標的註文、裁量類目歸屬、疏通文意、賞鑒語言藝術，但不關注正文的事件與情節²²。

評點者的批點話語與當代的政治、社會，以及人物的生命特質，具有互為表裏的關係。評點者批點文本，往往將自身投射其中，具有個人的主體性。世說體諸多的評點者，個體的自由與自律，形成一個話語交往的網絡。評點者的

¹⁸ 《世說新語》以志人為主，獨特的編撰體例和記述方式，形成一種有別於其他筆記小說的結構方式，在文體學與美學上具有獨特的表徵。歷朝習仿之作眾多，形成一個特殊的作品族群，這些族群統稱為「世說體」作品。

¹⁹ 鄭幸雅：〈論劉辰翁評點《世說新語》的文化意蘊〉，收於殷善培主編《文學視域》，臺北：學生書局，2009.03，頁 529-554。

²⁰ 鄭幸雅：〈凌濛初評點《世說新語》的文化義蘊初探〉，收入《2013 明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12），頁 1074-1081。上海：復旦大學。

²¹ 曾敬宗：〈李贄批點《世說新語》的閱讀特色與意義〉（《書目季刊》，46：1，2012.6），頁 35-64。

²² 甄靜：《元明清時期《世說新語》傳播研究》〈第三節王世懋對《世說》的評點〉（暨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5），頁 27-37。



交往行為是一種主體之間通過符號協調的互動，它以語言為媒介，通過對話、交談與協商，達到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和一致。評點者對同一文本進行批點，在他人的視域中進行著一種自我的表達行為，建立言說者與聽者之間的人際關係。兩個交往過程的參與者能對世界上的某種東西達成理解，並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為對方所理解，導向理解與認同，最後形成共識。

哈伯馬斯交往的話語理論，是立足於主體間性思維，實踐的目標在追求多元價值中的普遍共識（倫理或規範，但並非純屬道德範疇）。純粹的以自我為中心的主體性在交往行動中是不能得到充分的表現，進入交往對話，就陷入一種關係或者規範，主體是按照一定的邏輯和社會規範在互動和交往（即規範調節行動，進入交往對話的過程），方能達成具有普遍有效性的規範和共識²³。

哈伯馬斯交往的話語理論，是從「主體性」範式向「主體間性」範式過渡。交往過程中，規範調節行動是以一個行動者與整整兩個世界之間的關係為前提，在主體間的水準，可以採取他者的立場來思考，在他人的視域中進行著一種自我的表達行為，在主體間的溝通與交往中，體現主體與主體的相交融²⁴。換言之，規範調節行動最終是為了建立一種所有成員都應該遵循的規範，達至滿足一種普遍化（有效性）的行動要求。

袁中道批點《舌華錄》的陳述性話語，有關於類目、人物品藻、語言以及個體的讀者意識等四者。有事有詞，詞為其大宗。要尋求袁中道批點話語的合語法性向他者能理解性的轉換，當然就以詞為論述主題。在詞的主題層，尋繹袁中道對《舌華錄》語言藝術的批點符號，「妙」、「慧」、「冷」、「韻」四者各居

²³ 陳國慶：〈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及其啟示〉（《理論探索》，1，2012），頁 48-51。

²⁴ 童世駿：〈沒有“主體間性”就沒有“規則”——論哈貝馬斯的規則觀〉（《復旦學報》，5，2002），頁 23-32。



不同的層面，對語言藝術進行詮解，組構出批點話語的語言規律與範式，成為袁中道批點《舌華錄》起效的節點。在不同的測度，話語的主題化和核心化是有差異的，在主題化的話語中，話語的有效性要求亦是有所側重與偏向。袁中道批點話語中，「妙」、「慧」、「冷」、「韻」四大起效點，「妙」的使用頻率最高，計八十則，約佔總批語四一〇則的 20% 弱，其次是慧，再次是冷，依序而下，「韻」的使用頻率最低。故以「妙」之起效點為論述核心

袁中道批點話語中「妙」的構詞甚多，妙、妙甚、妙語/語妙、妙極/極妙、妙絕、妙想、妙音，其單字片語隻詞的義涵概有好、微妙、神妙等，此與明人評點話語中之妙意無別。但置入批點話語中，各家「妙」字之運用，各有乾坤。袁中道批點《舌華錄》話語中，「妙」之運用有四個向度：其一是正文全篇結構良好，切中類目之義涵，多標「妙甚」。如：

馮祭酒具區，攜妓泛西湖，泊於定香橋畔。有群青矜士擁觀，公不堪，令移舟。青矜輩大怒，隨舟厲聲曰：爾已過會元，已過祭酒，獨不畏吾將來耶？公命使者報聲曰：致上秀才，縱若隨後趕來，老夫已過學士港矣！

評曰：妙甚。（卷 3，諧語，P22B）

蘇峻時，孔群在橫塘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因眾坐戲語，令術勸酒，以釋橫塘之憾。群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²⁵（卷中，方正，P192）

²⁵ 劉義慶撰·劉孝標注·劉強會註輯校：《世說新語會評》（江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12，一版一刷），頁 26。以下所引《世說新語》之文，皆從此出。為免冗蕪之累，僅於文末標注卷數、門類、頁數。



劉云：情誓甚真，宜在朝廷之上。

王云：丞相末年，大不滿人意，在保存諸叛賊耳，渠於節義二字不大分曉。

又云：正氣語，乃作爾許巧妙

袁云：妙甚！（卷6，俊語，P9A）

馮祭酒條，矜士所言「已過…，已過…，獨不畏吾將來」高自標言之詞可觀，馮具區言「縱若隨後趕來，老夫已過學士港」戲諧得妙，令人拍案叫絕。《舌華錄》「蘇峻時」一文，孔群的回答實為俊人言俊語，句式「德非…，雖陽和…，至於…，猶憎…」排闥而來，語義層層遞進，尤其是識者（孔群）雖見鷹已化為鳩（匡術），但仍然憎惡其眼，真真使聽者逐目聳耳，所以中道直標為文質皆傳神入妙的「妙甚」。劉辰翁與王世懋依《世說新語》志人的體裁特色，皆關注文中的人物，此與關注語言藝術的中道，在交往對話之間，有了差異。王世懋同時又對孔群之言發出「巧妙」的讚嘆，與袁中道傳神入妙的「妙甚」節點相符應，體現主體與主體間的交融。

其二是正文中部份語言精妙入神則標「妙語」「語妙」，相對於「妙甚」的通篇正文，《舌華錄》正文中部份語言特為精妙者，袁宗道則標誌「妙語」「語妙」，其例如：

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譽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與韓非同傳。

評曰：妙語（卷2，狂語，P9B）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為詩曰：「煮豆持作



羹，漉菽以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帝深有慚色。（卷上，文學，P145）

劉云：「萁在釜下」十字自然，不待下句，妙妙！

李云：覽此詩，雖鐵索為腸，亦軟矣。（《初潭集·兄弟 下》）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
周旋久，寧作我。」（卷中，品藻，P309）

王云：妙於自誇

袁云：奇妙《舌華錄》（卷 6，俊語，P9A）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
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椀。而言語談
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荅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
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卷下，簡傲，P435）

劉云：殆用公榮語調公榮。

王云：即以公榮語翻出，更妙，滑稽之雄。

李云：通得。（《初潭集·師友·酒人》所引文字與此條 略有異同。

袁云：即將公榮語戲之，妙甚！（卷 4，謔語，P5A）

王儉條，徐孝嗣譽王儉和王敬則為連璧之說，已是佳言，但王儉發出「不意老
子與韓非同傳」的狂語，暗喻二人之高下次第，袁中道評其為「妙語」可觀。「文
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一文，東阿王七步成詩，是家喻戶曉的經典名作，



劉辰翁批點此作，以「妙妙」疊用，逕直標志「其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十字為妙語中至妙者。生出豆子的豆株，在釜下燃燒自己不是為了照亮別人（或子嗣），而是熊熊烈火燃燒自己所產出的豆子，使其摧毀，其中苦楚正如李卓吾所言「鐵索為腸，亦軟矣。」豆株若有肝腸，應早已寸斷。「其在釜下然」十字，真真不待下句，就妙不可言。「桓公少與殷侯齊名」條，王世懋與袁中道按照批點符碼（code）「妙」的規範，調節主體對此文批點的行動，王世懋的「妙於自誇」，妙在語言的表層結構，屬調語，有善之意；實則深層的語義，是稱許殷侯之言為妙語。此與中道「奇妙」的語義，形成一種交集的狀態，兩者視殷侯所言：「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為妙語，是具有共識的。「王戎弱冠詣阮籍」一文，阮籍以「公榮」為言語之梗，玄言式的正反合表述，精妙的思理，成就疏略傲慢、諧而不謔的妙語，為諸評點家所共許。劉辰翁指出阮籍語妙之關節處，王世懋進而標舉此妙語為滑稽之雄者；李卓吾之「通得」，意謂阮籍之言，於人（王戎、阮籍、劉公榮皆為簡傲人物之典型）、於語、於理皆精妙。袁中道則指明阮籍之言，以公榮語戲公榮，殊為精妙入神，於此與前賢之評點家取得共識。

其三語妙合理，《世說新語》載記魏晉清談，清談所崇尚者為理、為韻、為趣²⁶。批點《世說新語》的話語，語妙合理，成為評點家審美規範的意向之一²⁷。袁中道批點《舌華錄》話語，呈示個人審美規範的意向，以語言具有韻趣為佳妙。對於言語具有理致者，不甚措意。其文道：

文衡山素不至河下拜客。嚴介溪過吳門，候二日不至，忿然見色，謂顧

²⁶ 張海明：〈魏晉清談與《世說新語》的語言特徵〉（《遼寧大學學報》，6，1996），頁88。

²⁷ 趙毅衡：〈文本意向性：敘述文本的基本模式〉，《文藝爭鳴》，第5期，頁78-86。
<http://www.semiotics.net.cn/userfiles/images/0a97f5be681c38f507adb22dafac5160.pdf>
2019.6.20 檢索。



東橋曰：「不拜他人猶可，渠亦敢爾以我概人耶？」東橋曰：「若非衡山有恆，那得介溪有芥。」嚴色稍斂。

評曰：妙甚（卷 6，俊語，P2B）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瀉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歎，以為名通。（卷上，文學，P135）

李云：劉語極妙。

又云：此實語，非名通。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苞苴，故當輕於天下之寶耳！」（卷下，棲逸，P381）

劉云：小辨有理。

李云：妙言。

「文衡山」條之語妙，一為衡與恆，介與芥同音相借；二為衡與恆，介與芥，意義各自相承；三是衡之恆與介之芥的關係，既相對又具因果性。袁中道「妙甚」之言，就顧東橋語之精妙，深具韻趣而發，妙之符旨（signified），偏重韻趣之賞，理味淡薄。殷中軍一文，劉尹將自然人心譬作瀉水著地，因無方圓規矩，自是縱橫漫流，所以善人少，惡人多。李卓吾不僅認為劉尹之語極妙，更指明其言不是一般名言通論的等級，是為對人心性切實有所體悟的理語。許玄度條，有人對許玄度既是隱居避世的處士，又與四方諸侯往來有所饋贈的行止，提出質疑。許玄度則回答，處士與四方諸侯往來有所饋贈，相較諸侯士夫往來



圖謀以國家重寶相饋贈實輕。劉辰翁批許玄度之語為「小辨有理」，李卓吾深表認同而批為「妙言」，此一妙之符旨為理，有別於袁中道為韻為趣的符旨。

其四是妙在含蓄，《世說新語》語言簡澹玄遠，風格雋永。袁中道批點《舌華錄》追蹤《世說新語》雋永的風格，批點話語「妙」之符碼，以含蓄為審美核心，標示《舌華錄》的語言藝術，達至《世說新語》含藏不直露，耐人尋味的意境。其例如：

黃玄龍家黃蘿山麓，有梨數千株，每花開時，日槃礴其間，至落盡猶數往觀之。人問其故，答曰：白地生綠苔可愛。

評曰：有含蓄妙甚（卷5，清語，P8B）

盧詢祖甚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東方未明，過氏門外，見二陸兩潘森然與槐柳同列。」

評曰：婉而不傷，妙絕（卷7，譏語，P16B）

庾公為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後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己不必無。真海岱清士。」

（卷中，賞譽，P266）

劉云：此語甚不容易，不特包罩，多風刺。

袁云：含蓄《舌華錄》（卷1，名語，P20A）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

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卷下，排調，P454）



劉云：不深不淺許。

袁云：妙甚！《舌華錄》（卷 9，澆語，P10B）

上文黃玄龍家梨花之繁盛，其文不正面描摹繁花盛景，而是曲折以落盡猶數往觀之，讓人流連忘返以徵之；黃玄龍的答言尤為婉曲，不言地面綠苔鋪滿白梨花，反客為主地說，滿地白梨花長出綠苔。中道以此文的藝術形式不說出，示說不出，表達的思想感情深沉幽遠，意味深長，批為「有含蓄妙甚」。盧詢祖條，有口辯之才的盧詢祖，以二陸兩潘森然與槐柳同列臧否人物，其刺雖不如詩人之刺隱，但以二陸兩潘為喻，顯其言之表達委婉，含藏不直露，耐人尋味。中道直讚「婉而不傷，妙絕。」「庾公為護軍」條，桓彝推舉徐寧之語，前兩句以否定句式，推出徐寧為海岱的清士。劉辰翁認為桓彝之言，不但包覆含藏徐寧可為佳吏的才性，而且對六朝之文士風尚有所諷刺。袁中道以「含蓄」呈示桓彝所言，六朝人有的任誕風流，徐寧不必然有，時人所無之禮法，徐寧不必然無，是意味深長可垂後世不磨之名語，與劉辰翁不容易、包罩之批語相呼應。「王、劉每不重蔡公」條，王濛和劉惔兩狂士意在調侃蔡謨，故問蔡謨自己與王衍相較何如？蔡答不如，王劉二人見蔡謨已入彀中，再轉進一層，笑問蔡何處不如王衍？企圖讓蔡自曝其短，豈知蔡謨回答，不如之處在於王衍座上沒有王劉兩人這樣的客人。此語一出完全翻轉局面，反將王濛劉惔一軍。蔡謨的答語，劉辰翁許為不深不淺，恰具語言雋永之妙。袁中道肯定此文為問答之間，輕薄得宜，全文含蓄婉曲有餘味，故批為妙甚，與劉辰翁不深不淺之說，有異曲同工之妙。

袁中道批點《舌華錄》以言行事的話語，以「妙」為起效的節點，從文質傳神入妙、語句精妙、語妙合理以及妙在含蓄四個向度，與世說體評點家進行



商談，在妙之符碼中，相互辯論，相互理解，達成世說體妙在含蓄的審美規範和共識。

四、結語

批點話語是一個對話性的存在，袁中道將《舌華錄》的意義與特定的語境相關聯，隨著批點者（主體）的轉變，由言說者共同構成的語境是變化多端的。袁中道在妙之符碼中，展開規範調節的行動，還原一個由對話各方組成的話語語境，《舌華錄》的意義便在不同構成的話語語境中得以具體的顯化。袁中道與世說體評點者在妙之符碼中，建立言說者與聽者之間的人際關係，評點者參與交往對話，主體是按照一定的邏輯和社會規範在互動和交往，相互辯論，相互理解，達成世說體妙在含蓄普遍而有效性的審美規範和共識。

五、引用書目

（一）原典文獻

明·曹臣：《舌華錄》，明萬曆末年原刊本，國家圖書館善本。

明·曹臣：《舌華錄》，日本舊鈔本，國家圖書館善本。

明·曹臣：《舌華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雜家類 143 冊，（臺南市：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5）。

明·曹蓋之：《舌華錄》，筆記小說大觀叢刊二十二編，（臺北市：新興書局，1988）。

明·曹蓋之：《舌華錄》，叢書集成三編第七十三冊，（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



1997)。

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劉強會註輯校：《世說新語會評》（江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12，一版一刷）。

（二）近人論著

朱樂奇：〈沃爾夫岡·伊澤爾與文本的開放性〉（《外語與外語教學》，7（2004），頁 43。

李靈年：〈世說體小說的上乘之作—讀《舌華錄》和《明語林》〉，《明清小說研究》2（1996），頁 177-183。

李靈年·陸林：〈晚明曹臣與清言小品《舌華錄》〉，《中國典籍與文化》36（2001），頁 80-85。

芬利森（Finlayson, James Gordon）·邵志軍譯：《哈伯瑪斯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2016）

高宣揚：《哈伯瑪斯論》（臺北市：遠流出版社，1991）

張海明：〈魏晉清談與《世說新語》的語言特徵〉（《遼寧大學學報》，6（1996），頁 88。

陸林：〈舌華錄作者和版本考述〉，《明清小說研究》，3（1999），頁 165-173。

陳國慶：〈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及其啟示〉（《理論探索》，1（2012）。

童世駿：〈沒有“主體間性”就沒有“規則”——論哈貝馬斯的規則觀〉（《復旦學報》，5（2002），頁 23-32。。



- 曾敬宗：〈李贄批點《世說新語》的閱讀特色與意義〉，《書目季刊》，46：1，2012.6)
- 湯禮銀·朱松峰：〈論哈貝馬斯的“實踐話語”理論〉，《學科流派》，頁 47-53。
- 程明社：〈哈貝馬斯交往理論的涵義及其當代價值〉，《榆林學院學報》20：3
(2010.5)，頁 14-16。
- 傅永軍：〈批判的社會知識何以可能？——伽達默爾—哈貝馬斯詮釋學論爭與批判理論基礎的重建〉，《文史哲》1 (2006)，頁 136-144。
- 傅永軍：〈交往行為的意義及其解釋〉，《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64:2
(2011.3)，頁 61-68。
- 寧稼雨：《世說新語與中古文化》，〈十一“世說體”及其文化蘊含〉。(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11，一版)，頁 284-304。
- 齊慧源·王麗：〈曹臣《舌華錄》創作藝術簡論〉，《徐州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7：2 (2012.3)，頁 75-78。
- 甄靜：《元明清時期《世說新語》傳播研究》〈第三節王世懋對《世說》的評點〉
(暨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5)，頁 27-37。
- 種海峰：〈論哈貝馬斯的語言觀〉，《學術論壇》2 (2006)，頁 24-28。
- 劉晗：〈哈貝馬斯基于交往的話語理論及其規範問題〉，《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 (2010)，頁 62-68。
- 鄭幸雅：〈論劉辰翁評點《世說新語》的文化意蘊〉，收入殷善培主編《文學視域》，(臺北：學生書局，2009.03)，頁 529-554。



鄭幸雅：〈召喚經典—何良俊《語林》對《世說新語》體裁的因創〉，《文學新鑰》10（2009.12），頁 105-166。

鄭幸雅：《晚明清言研究—醒世癩病，自覺自解》（臺北：文津出版社，2013.1），頁 68-82。

鄭幸雅：〈凌濛初評點《世說新語》的文化義蘊初探〉，收入黃霖·陳廣弘·鄭利華編《2013 年明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12）。頁 1074-1081。

（三）數位文獻

曹衛東：〈哈貝馬斯：認同與差異〉，2019.6.20 檢索
<http://chenboda.pixnet.net/blog/post/257031191-%E5%93%88%E8%B2%9D%E9%A6%AC%E6%96%AF%EF%BC%9A%E8%AA%8D%E5%90%8C%E8%88%87%E5%B7%AE%E7%95%B0>

趙毅衡：〈文本意向性：敘述文本的基本模式〉，《文藝爭鳴》5，頁 78-86。2019.6.20 檢索。
<http://www.semiotics.net.cn/userfiles/images/53bd959e81115d739a5745-4931fac78f.pdf>

